

中五級內容冠軍

5B 余雪欣

書名：《文城》

作者：余華

出版社：麥田

國際標準書號：9789863449027



《文城》講述在荒蠻清末民初發生的故事。一位懷抱女兒的男生在積雪的街道上艱難跋涉，尋找一個不存在的地方——「文城」。

「文城在哪裡？」「總有一個地方叫文城。」

林祥福，一位沉默謙卑的主角。在故事的最初，紀小美和「自稱」哥哥的阿強上門請求林祥福讓小美留宿一段時間。林祥福看是位姑娘便欣然答許。她每天織布洗衣做飯如同女主人般操持家務，她每天天未亮就在門口四處張望，似在等着「哥哥」的過程中焦慮不安。在他們舉辦婚禮的幾天後，小美便帶着祥福的金條與思念離開了。他心事重重，時常望着村口的大路發愣，也時常想起小美。時隔半年，她卻回來了……她懷着身孕，跪倒在祥福面前喃喃道對不起。祥福在一番掙扎後還是原諒她了，在她回來及她生產的這段時間彷彿他們只是一對普通且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百年好合、佳偶這些詞跟他們相沖。在孩子滿月後，她又離開了。祥福這次決心要去尋找小美，孩子不能沒有母親、他也無法失去愛人。而他只有兩個線索，她的口音及她所提及的故鄉——「文城」。

他帶着孩子和一些銀元就出發了，他來到碼頭，他向船家說「去文城」，船家一面迷惘，聽到船家的腔調後，想起了小美，便詢問船家的故鄉在哪一溪鎮，他接着說「去溪鎮」他懷抱着未滿周歲的女兒來到溪鎮，他如同一頭白熊，在冰天雪地中踟躕前行。他在尋找小美的過程中挨家挨戶乞討奶水，可要找尋一個故意避開你的人何談容易，他離開了卻無處可去，孩子需要奶水，他只好回到溪鎮，陳永良一家收留了他們，陳永良的妻子剛好幾天前生產了，也有足夠的奶水養育這名喝百家奶長大的林百家。縱有萬貫家產在手，不如有一薄技在身。這句話正適用於林祥福，他本有萬貫家財，離開家鄉，把所有家業田地都留給了一位下人。但祥福有木工這一項技能，他決定在這裏從業且找尋小美。在事業越做越好之時，自有匪禍來臨，在歷經一次被綁，十多來人被割掉左耳後，溪鎮組織了一隊守衛保衛着城門。可不幸的是匪的人數眾多，他們爬上城門，守衛民團本想出城剿匪，卻被爬上城門的土匪殺個措手不及。土匪綁了溪鎮商會會長且是民團團領的顧益民，守衛們、城民群龍無首，只能互相詢問怎麼辦。林祥福這時候已是溪鎮的頭號人物，而他的女兒已被他送到上海學習。溪鎮的其他頭號人物坐下來交流時，說他們是體面紳士，不如說是無情的機器，想到殘暴的土匪都不願親自救回顧益民。林祥福只能擔起責任。可是人是贖回來了，只是林祥福永遠的留

在那一天了。那次離別沒有酒，沒有船，就只有那個溫暖赤誠的心停止跳動、地上流着冰冷的血。他客死異鄉，而終究他也沒找到這個驅使他出發的愛人。

而在文城的補篇中道出了小美是阿強家的養養媳，重男輕女是個久盛不衰的觀念令小美無條件地服從，在她拿錢接濟自家弟弟的時候卻被婆家當成竊盜，婆婆「百幸孝為先」強行以一紙休書送她回娘家，而在以後阿強帶着小美私奔了就有後續遇見林祥福的事件，她離開是為了尋找阿強，但林祥福不知的是，這個可憐人知道他帶着女兒來到溪鎮時，去跪拜求福的時候就死在大雪中了。

「那文城在哪裡？」這個虛無縹緲的文城，是小美的心底之痛，也意味着林祥福和林百家沒有盡頭的漂泊和尋覓。

這個並不存在的「文城」卻記述了愛恨悲觀、匪禍氾濫的時代之殤。《文城》的最後一句：「要在正月初一前把大哥和少爺送回家中。」正是庚子年歲末的臘月二十九晚上七時十五分，一幕一百多年前的大悲劇。在任何災難面前，人性總是露出最真實的一面，若在災難面前，底線尚在，善良、義氣總能勝過惡醜的壞人壞事，在林祥福死後，不同村的人組織起來殺死了土匪們。若這個組織能趕在土匪進城前成立也許林祥福就不必慘死，可唯有悲劇過後才能闡釋出這個人生意蘊。

「從尋妻到鬥匪」，對林祥福而言，「文城」和「小美」可能都是虛幻的，卻成了他一生的追求。他的故事又尋妻，開始慢慢變成守護女兒成長，只是在土匪橫行的時代，在余華筆下刻劃一段平民百姓與土匪的壯烈故事。整部小說是為淒美的愛情故事，林祥福終身找不到姙美，遺體被運回故鄉，恰好經過小美的山墳，又一次擦身而過。這不就是個造化弄人的故事嗎？

不！不是的，余華筆下的《文城》，不如《活著》或《第七天》戲謔的筆墨，以民間話語的引入和傳統意想的注入，比如「世上還有這等奇事，沒寫庚帖沒合八字一男一女就入了洞房……」以日常交流賦予文中最真實的生活氣氛。林祥福對小美終身不渝的愛，陳永良與林祥福堅強後盾的友誼，田氏兄弟對林祥福的忠誠；顧益民對百姓的義氣、犧牲自己的利益，林祥福對民族的情誼，犧牲自己的生命，還有大眾的隨波逐流。我思考的是大時代與小人物，在動盪時代如何作出選擇，在《文城》的敘事策略中我找到了答案，文學對讀者而言首先得讀懂，再來才是思考，通而不俗。我們不是主人公林祥福，我們無法親自體會背負尋重包袱卻無法甩開的壓迫感。生命對於民族救贖中是廉價的，正是現實的某種寫照，這其實是歷史的畫布，在動盪時代中仍有一批人在堅守自己的信念。

我認為余華在書寫一種理想主義的時代。余華在最後寫到「我們總在不同時代、不同國家、不同語言的作家那裏，讀到自己的感受，甚至是自己的生活。假如文學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，我想就是這些。」一場相遇，土匪的確是泯滅人性，但正因惡才讓人懂得美好的善良，有對比才有珍惜，阿強和小美也不是十惡不赦的人，不過是生活所迫罷了。

沒有一個地方是文城，但總有個地方是文城。文城是一種意念，是溪鎮民眾保家衛國的信念，千里尋妻的信念，田大兄弟等主人的信念及對未來的信念，「有種價值高於活着，這也許是尋找本身。」去文城的方向到底在哪？我不得而知，一座虛無、不存在的文成到底想表達什麼？文成是謊言、是寄托、是希望。我的理解中「文城」是我們生命中唯一需要的東西，但「文城」是需要尋找，需要咀嚼，「文城」之所以是文城正因為未知或找不到的缺陷，故事若過於完滿便失去了缺陷之美，這也許是人生的懸念吧。「文城」裡什麼都有，出發去尋找文城吧。

一句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，林祥福落腳溪鎮，正因內心的「文城」存在。只是很多事情如同煙花，一瞬光輝，後來全是久久的惆悵。世事與命運飄渺如煙霧。魯迅曾說：「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打碎給人看。」在文學中的力量就是搖醒讀者，喚醒良知，記起人性。因為現實和歷史永遠比文學恐怖和暴力。

《文城》余華鋒利和細膩的兩種筆觸勾勒出人性，令讀者產生畏懼警惕，且已不存在的文城引出人生需要尋找的是寄托。